

周
禮
疏

十八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 父等撰

縣襄冠之式于路門之外。

注制色宜齊同謂制及色故鄭云制色宜

齊同知式中兼有色者案禮記問喪云斬衰貌若苴齊襄貌若枲齊斬之衰其色亦如貌故鄭知式中兼有色也但冠不據色是以喪服傳云冠六升緇而勿灰明不色加苴也

縣襄冠大僕云縣襄首服之法于宮門注云首服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與

此不同故彼別縣之也

及執事既葬獻器遂哭之

釋曰此文承襄冠之下十葬之上謂既殯之後事故禮記檀弓云旣殯旬而布梓與明器云執事既葬獻器遂哭之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注執事蓋梓近之屬至將葬獻此明器哀夫生死異也

周礼二十

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

釋曰鄭知執事是梓近之

屬者以其明器所爲是工巧之事梓人正人見主工巧故知是梓匠也言之屬者冬官摠主人工事故以之屬兼之但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村者亦

約檀弓云旣殯旬而布梓故知將葬獻村也又知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者見士喪禮云獻村于殯門外西面北上

縉主人徧視之如哭梓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決士喪禮主人親哭以無官此王不親哭十葬非用窆亦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

十葬非用窆亦

如之

釋曰王喪七月而葬將葬先十墓之塋北故云十葬

云亦如之者亦如上明器哭之但明器村哭於殯門外此十葬地在壙所則哭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

注兆墓塋城東始也鄭大夫讀窆音爲穿杜子春讀窆蓋葬音謂葬穿墻今南陽名穿地爲窆蓋如腐脰之碎

釋曰孝經云卜其宅兆注兆以爲龜兆解之此兆爲墓塋
兆者彼此義得兩合相兼乃具故注各據一邊而言也鄭
大夫讀窯皆爲穿此經唯有一窯而云皆井下冢人甫窯
皆爲穿也杜子春讀窯爲毛毬毛毬亦是穿當時有此語後鄭
從之故云皆謂葬穿曠也云今南陽名穿地爲窯聲如腐
胞之辟者時南陽郡人名穿地爲窩窩之聲如腐胞之辟
則以窩

既葬弁詔相喪祭之禮注喪祭虞祔也檀弓曰

爲胞也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

日祔于祖父

釋曰鄭知喪祭是虞祔也者以文承卜葬

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故以虞祔解之也檀

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者自始死至葬前未忍異於

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時薦羞於坐前也既葬送形而在

迎魂而反日中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云是日也以虞易會者

神是也葬之朝爲大遣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云是日也以虞易會者

以士虞禮云男男戶女女戶爲神象鬼事之是以虞易喪
也云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案士虞禮三
虞卒哭他用剛日云哀薦成事故檀弓記人解士虞禮云
卒哭日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

祭是也云明日祔於祖父者引之證經喪祭爲虞祭又爲

祔祭士之禮葬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第一虞隔戊日

已日爲第二虞後虞改用剛用庚日卒哭亦用剛日隔辛

日壬日爲卒哭祭其祔祭又用柔日則癸日爲祔祭是士

從始虞至祔日櫬用七日以此差之大夫五虞諸侯七虞

天子九虞相次日數可知耳此喪中自相對虞爲喪祭平

哭即爲吉祭以其卒去無時哭哀殺故爲吉祭若喪中對

喪中自相對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而鄭云喪祭虞祔并

祔祭亦爲喪祭者此鄭欲引檀弓并祔祭櫬釋故喪中之

祭櫬爲喪祭而言其實卒哭既爲吉

成葬而祭皆墓爲

祔祭在卒哭後是吉祭可知也

位

釋曰云成葬者謂造丘墳已訖以王之靈柩託於此土故祭后土之神使安祐之當設祭位於墓左也注

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家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

度甫窯遂爲之戶釋曰成葬丘已封也者案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據彼有丘封之文故依而言之云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案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

反日中而虞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

奠墓後以其士之墳蓋高四尺故日中虞祭待奠墓有司來歸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

祭墓爲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家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

者證祭墓爲位時冢人爲戶以祭后土也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

祠肆儀爲位

注肆習也故書肆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當爲肆義爲儀謂若今時肆司徒府也

小宗伯主其位

釋曰言王有會同軍旅甸役之事皆有禱祠之法云肆儀爲位者數者禱祠皆須豫習歲儀乃爲

之故云肆儀也當習歲儀國有禍戎則亦如之

注謂

有所禱祈

釋曰禍戎謂國遭水火

凡天地之大戒

凶荒則有禱祈之事故云亦如之

釋曰天戒謂日月食星辰彝殞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注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

釋曰伯爲位祭之凡言類者皆謂依事類而爲之但求福曰

禱禮輕得求曰祠祠禮重則祠者依正祭之禮也則禱禮輕者雖依正禮祭饌略少

注謂

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釋曰凡言大禮

者王親爲之者小禮首羣臣攝而爲之者小禮小宗伯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之儀但非王親行則謂之小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注佐助也
釋曰肆師

是宗伯之考每事皆佐宗伯此經與下爲目其立國祀之禮則下經所云立大祀已下是也

立大祀

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釋曰此則佐宗

伯之事案大宗伯有禋祀已下并宗廟注鄭司農云大祀六事之事此肆師陳用玉帛牲牷之等注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注釋曰司

農云大祀天地至司命以下先鄭據大宗伯直據天神大次小而言唯天神中兼言地而已其於地示不言次小人鬼之中又不言大次小故後鄭就足之耳後鄭云大祀又有宗廟者以其先鄭於大祀中無人鬼故後鄭特舉之云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者此後鄭特舉社稷已下者以先鄭次祀中不言血祭社稷已下故也云小祀又有司中

風師雨師山川百物者此後鄭見先鄭天神小祀中唯云司命以下其言不備故具之山川百物就足先鄭地示小祀耳若然後鄭直云大祀又有宗廟更不言宗廟次小祀者但宗廟次祀即先公是也不言之者已於酒正云次祀驚冕毳冕所祭已具於彼故也又不言宗廟小祀者宗廟小祀其神不明馬君雖云宗廟小祀殤與無後無明文故後鄭亦不言也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牷者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瘞埋中有禮神帛帛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宗廟中無煙瘞埋直有禮神帛帛與牲又不見有禮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爲禮神之玉亦通一塗立次祀用牲幣者天神日月星辰地示血祭社稷五祀五岳是也宗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直有禮神幣帛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釋曰言歲時序莫祭祀者即上立太

祀已下至小祀皆依歲之四時次序其大小先後也及
其剗珥謂釀禮之事用毛牲即曰剗用羽牲即曰珥注

序第次其先後大小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爲餚玄謂祈當爲進饑之饑珥當爲珥饑者饗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饗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珥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饑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亦謂其官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鄭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卹社也。釋曰云序第次其先後者不必先大後小天地人之鬼神各有大小或小而應先者或大而應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故云第次其先後也云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爲餌者皆無義所取故鄭不從之也玄謂祈當爲進饑之饑者案禮記玉藻沐畢云進饑鄭以爲沐而飲酒曰饑彼饑爲機福之義此直取音讀不取其義云珥當爲珥者經言珥是玉珥非取血之義故讀從饑記下血傍爲之也云雜記曰成廟則饗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者謂升上其屋當屋脊之中央云門夾室皆用雞者謂廟門及兩廂夾室三

處皆用雞其珥皆於屋下者謂三處皆不升屋而在屋下殺雞也云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者中謂當室中央云然則是饑謂羊血也者鄭旣引雜記之珥欲破經珥及子春餌之意也云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者引證血傍爲之以證珥義也其祈字猶不從故彼注引秋官士師曰凡割雞則奉大牲毛牲曰割羽牲曰珥此割珥正字與若然割既正字而讀從進饑者且從故書幾音耳至士師別爲正解也云春秋傳曰者公羊傳文引之者謂證珥是取血以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頤于職人

釋曰

以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爲祭牲及繫於牢頤付于職人也注展省閱也職讀爲犧犧可以繫牲者此犧人謂充人及監門人釋曰鄭讀職爲犧者但三百六十官皆有職司若言職則無所指斥若爲犧爲聲謂置臬之時犧犧然作聲故讀從犧可以繫牲者也云此犧人謂充人及監門

人首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知穢人是此二官也言此穢人對彼穢人不要是充人監門人也牛人所云穢人者彼鄭注充人并牧人在其中矣此有監門人者謂兼祭諸神司中之等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既滌濯亦如之注宿先卜祭之日

釋曰言凡祭祀之十日謂天地宗廟之等將祭前有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十日矣若然卜日吉則齊今云祭祀之卜日宿爲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日爲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云既滌濯亦如之者謂祭前之夕視滌濯祭器亦詔相其禮故云亦如之

祭之日表齋盛告絜展哭而陳告備及果築不彌南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釋曰云祭之日表齋盛告絜者當祭之日旦其黍稷等盛

於簠簋陳於廟堂東又以微識表之名又告絜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謂祭日旦於堂東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器陳告備也云及果築鬻者謂於宗廟有裸案禮記雜記築鬯曰以掬杵以梧而築鬯金黃以和秬鬯之酒以沛之而裸矣云相治小禮者謂羣臣行事則肆師相治之云誅其慢怠者謂執事之人有惰慢懈息者則注粢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果築鬻南者所築

農云築粢粢香草煮以爲鬯釋曰爾雅云粢稷也彼特訓粢爲稷者以稷爲五穀之長其穀而言之六穀皆是粢故此經揔六穀爲粢故鄭云粢六穀也案食醫和王六食黍稷稻粱麥菽六食即膳夫云六穀一物故鄭云六穀也鄭司農云築粢粢香草煮以爲鬯者此言築鬻鬯人云裸寧和鬱鬯謂取鬱金煮和秬鬯之酒沛以裸神及賓客故二鄭俱言之云皆謂微識也者以剽表字雖不同俱是微識也於六粢之上皆爲微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

餘饌不表獨此表之者以其餘器所盛名異覩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會蓋覆之覩器不知其實故特須表顯之也但饗人自掌饗此又

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也

掌北中廟中之禁令

釋曰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已下則神位七廟亦然故

注兆壇塋域

釋曰凡爲壇者四面皆

云掌其禁令也

注塋域圍之若宮牆然故云兆壇塋域

也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泣筵几築木薦萬

釋曰案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裸則此官主以築饗金

費之和鬯酒也筵几云臨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也

注

言此以對彼彼則上經築

鬻禮宗廟神也

贊臯將

注酌饗鬯授大宗伯載裸

釋曰此據

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也

注

此王所以禮賓客釋曰

者容有故相代也

大朝觀佐賓

注爲承賓

釋曰此言大朝觀爲承賓謂大會同朝觀時若四

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賓小行人所云者是也

共設匪饗之禮

注設於賓客之館公食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

共設者肆師主禮事謂依禮使

注設於賓客之館公食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

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饗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

釋曰鄭知

設於賓客之館者凡待賓客之禮饗食在廟其器不用匪

與饗今言共設匪饗明是王不親饗食於賓館設之可知引公食禮者欲見此經與彼同同是不親食之事又欲破匪

之也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者此亦公食大夫禮文

云或者匪以致饗者鄭君向引公食大夫須破匪從筐又

言饗禮者饗禮云無妨致饗時用匪

卿食授祭

注授

不用匪但無正文故云或以疑之也

饗食授祭

注授

肺

釋曰饗者亨大牢以歛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亨大牢以食賓舉依命數云授祭者祭謂祭先造食者案膳天云

授王祭則此授祭者非授王可知故鄭云授賓祭肺也必

知祭肺者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肝祭肺周祭肺肺周

所祭故知祭

與祝侯禳于壘及郊

釋曰侯者候迎善祥者祭肺也

與祝侯禳于壘及郊

釋曰侯者候迎善祥者禳去殃氣故肆

師與小祝爲此侯禳二事于壘及郊凡侯禳從內向外應先言郊後言壘今先言壘到言之者可遠則遠可近則近任當時之宜故

注

郊五十里

釋曰知壘五百里者

王畿也

千里中置國城面五百里故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也知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知近郊五十里者案尚書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彼注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其漢法於王城置河南縣於成周置洛陽縣相去見五十里是近郊五十里故云東郊也

大喪大澣以鬯則築轔

注築香草蓋以爲鬯以浴尸香草鬱也

釋曰上小宗伯

大喪以鬯澣則肆師與之築鬱金香草和鬯酒以浴尸使之香

令外內命婦序哭

釋曰案下注六鄉以出及朝

廷婢大夫妻皆爲外命婦其

內命婦即下經內命女是也

注序使相次秩

釋曰哭法三夫人已下至女御也

臣之妻從服齊衰居前諸

釋曰外內命男女爲王雖有齊斬不同其衰皆有升數多

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也云且授之杖者外內命男及內命女皆爲王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爲王齊衰無杖故云且是不注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定之義也

注

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

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

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

七日授士杖四制云

釋曰云內外男女者無正文鄭以

意言之以王宮爲正朝廷在王宮內爲內命男故以六鄉六遂及公邑大夫等皆爲外命男其妻摠爲外命女者此對三夫人已下既爲內命女則此朝廷及六鄉以外卿大夫妻爲外命女可知云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者是喪服不杖齊衰章文云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者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爲王斬衰而杖也云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諸臣妻爲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爲王義服斬衰三升半冠六升三夫人已下爲王正服斬衰三升是其數也言裁制者據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祫已下具有裁制司農所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雖云舊說仍是四制之文也玄謂王喪依諸侯者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也以檀弓

周禮主

九

陳高

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鄭注云祝佐含斂先病明子與夫人亦服矣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矣但服杖俱時有服即杖矣唯天子服授杖亦當七日矣是以王喪約同諸侯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

釋曰師謂之法也出師征伐

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請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爲位祭也

注

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尚書傳曰

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故書位爲泣杜子春云泣當爲位書亦或爲位宗謂宗廟

釋曰云社

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於社又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遷主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已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鐘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氣祥亞鼓鐘後將舟亞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主

爲將將舟在亞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
舟後引之者證在軍有社及宗之意也異義公羊說天子
有三臺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时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圓
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靈臺不得觀天文有时臺
圓臺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若然文王時已有
靈臺今武王而曰觀臺者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
異散文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
則通

之敗退後即此經據射勝後事告天及社之事

釋曰上經用牲於社宗據在軍下云師不功據注

造猶

即也

爲北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封謂壇
也大神社及方岳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
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
釋曰諸文皆云造于禰類于上帝造屬於禰此以類造同
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於上帝故鄭云造猶即與造門
之造同也云爲北以類禮即祭上帝者若依國四郊則自

有尋常北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爲壇北故鄭云爲北也
詳知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此直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
之祈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爲之謂四時迎氣於四郊皆
是也云大神社及方岳也者以貢命所報告皆是出時告
者以出時類于上帝宜于社造於禰今六神文在上帝下
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云軍將
有事于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岳方岳即
四望也云山川蓋軍之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並
祭羣旅思險阻軍止必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云
天傳者禮記大傳篇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誓牧誓序
云時甲子昧爽武王與受戰於牧野鄭注云紂近郊三十
里名牧是武王伐紂之事故云大事云既事而退者武王
與紂於牧地戰紂敗退入紂都自焚於宣室武王入紂都
既封建乃退向牧地而柴於上帝者以實柴祭帝即此經
類于上帝一也云祈于社者即此經封于大神一也云設
貲於牧室者謂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室於此文無所當

連引之者欲見此經亦當有凡節不功則助牽主祭行主不言者文不備也

車

釋曰師不功謂戰敗云助牽主車者注助助大司馬也

故書功爲工鄭

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

釋曰知助助大司馬也者案大司馬職云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此肆師助大司馬也若然案小宗伯云立軍社奉主車謂未敗時若敗即大司馬奉

之凡四時之大甸犧祭表貉則爲位

釋曰案大司馬仲冬

教大閱教戰訖入防將田旣陳乃設驅逆之車

注貉師祭有司馬表貉于陳前此時肆師爲位而祭也

注也貉讀

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蛇或曰黃帝

釋曰知貉師祭也者爾雅云是類是禍故知貉爲師祭也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者

鄭以聲讀之必名此祭爲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爲十倍

之義云祭造軍法者凡言祭者祭先明是先世創首造軍法者也云禱氣勢之增倍也者謂禱祈使師有氣勢望得

所獲增益十倍還釋貉字之意也云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者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俱是造兵之首

案曰制云天子將出類平上帝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是黃德帝以配類則貉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

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

或曰黃帝也故禮說云黃帝以德行蚩尤興黃帝載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亦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也

之日蒞卜來歲之芟

釋曰秋祭曰嘗以其物新熟可嘗而爲祭名也正當嘗祭

日肆師蒞卜來歲之芟者以其餘事卜則大宗伯蒞卜或大卜蒞一此及下三事皆肆師蒞卜也則陳龜貞龜命龜示高作龜使卜師

注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十人之等爲之

歲之芟不詩云載芟

其耕澤澤

釋曰芟芟草對柞

是殺木引詩者欲見載芟即此經芟也云載柞者柞是除

木於經雖無所當欲見有草則芟之有木則柞之皆是治

田以稼種故并言之也云其耕澤澤者既除草木則耕之

澤澤和猶之日泣卜來歲之戒

釋曰謂肆師正當出

柔也

猶田之日則卜來歲

之戒不注

秋田爲猶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

之虞之事

之備

釋曰秋田曰猶大司馬職文云始習兵

戒不虞者鄭解不於春芟夏苗泣卜來歲之戒必於秋猶

之日爲戒者以其春熟振旅夏教芟舍非正習兵秋熟治

兵之日故於是戒不虞世言不虞者虞度也以兵寇之事

來否不可億度當豫戒備之故鄭云卜者問後歲兵寇之

備社之日泣卜來歲之稼

釋曰類上文嘗猶是秋則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

言泣卜來歲之稼者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

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以不但春稼秋穡

不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

於春稼故據稼而言之

注

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

釋曰案郊特牲

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於地取法於天又孝

經緯云社者五土之總神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

若國

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社及崇酺

釋曰知大故是小

旱凶荒者以其命國人祭明大故是天下皆有故知水旱

凶荒凶荒謂年穀不熟知所命祭是社及崇酺者經云命

國人祭案地官州祭社黨祭禁族祭酺於六遂之中

亦縣祭社鄙祭禁鄼祭酺皆是國人所祭之事也

歲

時之祭祀亦如之

釋曰云歲時之祭祀者上經據禱

亦如之者亦注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

釋曰凡言

命國人祭也注歲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

云此其一隅也若然月令唯言春者特舉春祈

而言舉一隅可以三隅反則餘三時亦祭也

凡卿大

天之喪相其禮

注相其適子子無事適子則有拜賓送賓之事

卿知相適子者庶

大夫適子爲天子斬襄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

佐宗伯

注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故書儀爲義

義爲誼

釋曰案小宗伯已云佐宗伯此又言之者但肆

師與小宗伯中下大夫命數是一故二人同佐宗伯無嫌

也案大宗伯云治其大禮小宗伯云相治小禮此又

云沿其禮儀者謂佐大小宗伯治之謹習其事也

凡國

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釋曰

此一經於職未摠結之也

樹鬱人掌裸器

注裸器謂彝及舟與瓚

釋曰知裸器

周礼王

二十三

陳俊

實彝又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彝舟也知有瓚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尚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皆與秬鬯相將即下文裸玉是也故知裸器中有瓚瓚則兼圭瓚瓚也

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

而陳之

釋曰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至於山川及門社等事在鬯人亦無裸事此云祭祀唯據宗廟耳其

賓客裸則大行人云公再裸之等是也云和鬱鬯者謂和鬯人所造秬黍之鬯酒也爲宗廟賓客用鬱鬯者則肆師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更和以盎齊沛之以注築鬱金煮實彝陳於廟中饗賓客及祭宗廟之處也

注之以和鬯

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

釋曰鄭知築鬱金草煮之者見肆師云築鬻故知之也司農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者未知出何文云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者此似直煮

鬱停之無鬯酒者文略其實和鬯酒也云鬱爲草若蘭者蘭則蘭芝以其俱是香草故比類言之案王度記云天子

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𦗔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王度記

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

凡裸玉灌之陳之以贊裸事

釋曰此裸玉即圭璋是也故玉人典瑞皆云裸圭尺有二寸禮記郊特牲

云灌以圭璋釋曰案禮記祭統云裸玉謂圭瓚璋瓚

釋曰案禮記祭統云君用圭瓚裸尸大宗用璋瓚亞裸鄭云大

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若然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故鄭弁言之也

詔裸將之儀與其節威儀

釋曰云裸將之儀者即是奉玉送裸之注節謂王云節者即早晚時節故兩言之

奉玉送裸早晏之時

釋曰云奉玉謂王與后裸時奉瓚而酌鬱鬯云送裸者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齊之奠之不飲故

古

周礼王

上文司農云凡裸事沃盥釋曰凡言非一若賓客則停於祭前也

大宗伯裸若祭祀王及后

裸皆鬱人沃以水

大喪之酒共其肆器

注肆器陳尸

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檀策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

釋曰肆訓

爲陳故鄭云謂陳尸之器也云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者此謂二月已後至八月鄭注喪

大記造猶內也引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云士併瓦盤無冰者則盛水以寒尸士喪禮君

賜冰用夷盤云設牀檀策有枕者此謂陳尸之牀設冰於其下云天子亦用夷盤者凌人職云大喪共夷盤冰此夷

盤則諸侯大盤之類與大夫夷盤同名耳大小則異也

及葬共其裸器遂繩

注遣奠之彝與瓚也狸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釋曰知葬共裸器據遣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

事祖祭已前奠亦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裸器也此即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狸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爲主命行反遂狸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狸之於階間也云明奠終於此者自此已前不忍異於生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葬訖反日中而虞則有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以神事之謂之祭巽於生故云明奠終於此也

大祭祀興量人受舉卮之卒爵而飲之

釋曰此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者也云與量人受舉卮之卒爵而飲之者謂王醡尸後尸嘏王注冕受福之嘏齧之謀也王醡尸尸嘏王此其卒之節也注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齒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

制從獻之脯繙事相成釋曰鄭知聲是受福之嘏非天子奠兕爵名者案郊特牲云舉兕角詔受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唯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破壘爲受福之嘏也云王醡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者此約少牢特牲禮故鄭即引少牢以爲證也云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者天子諸侯祭有二灌朝饋饋獻大名二獻之事乃有陰厭迎尸入戶戶食訖王醡尸大夫士無饋獻已前之事直有陰厭已後醡尸之事天子諸侯祭禮止故陰厭已後取少牢特牲續之今獻鬱人量人之節當大夫獻祝及佐食之時云主人受嘏詩懷之者謂陰厭後迎尸入升席坐尸食訖主人醡尸尸醉主人在戶東西面受尸醉時尸命祝嘏主人以大福遂以黍稷肺授主人詩承也主人承之内於懷中挂於季指乃拜而飲卒爵也云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齒黍者齧黍即所斂聚黍稷肺授之者也云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者大夫士有獻祝及佐食無獻鬱人量人法

天子有獻饗人量人之禮無獻祝及佐食之事但其節同故引爲證也云必與量人者饗人贊裸尸者即上文贊裸事詔裸將之儀是也云量人制從獻之脯餚者案量人云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餚之數量是也云事相成者前裸後獻祭事乃成

故云事相成也

幽二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巾

注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

直共秬黍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和鬱者也鄭知飾之謂設巾者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寡人云以疏布巾幕八尊以畫布巾幕六彝凡王巾皆黼凡尊皆有巾幕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故知所飾者設巾也

凡祭

祀社壇用大罍

注壇謂委土爲壇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

釋曰壇謂委土爲壇壇所以

祭者謂四邊委土爲壇於中除地爲壝壝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壇之類也此經云社壇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

壇皆直見外壇而言也知大罍是瓦罍者視人祭門用

爲瓦筭據外神明此罍亦用瓦取質略之意也

祭門用

瓢齋

注祭謂營鄼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水旱厲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

鼓用牲于社門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杜子春讀齋爲粢瓢謂瓠蠡也粢盛也玄謂齋讀爲齊取旨瓠割去柢以齊爲尊

釋曰鄭知祭謂營鄼者欲見祭神非一取營

鄼而祭之義故也鄭知門是國門者禮記祭法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故知也春秋傳者昭元年子產辭彼先云山

川後云日月此先云日月者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賈服傳不同故也彼無不時此有之者鄭以義增之非傳文引之者證榮是營鄼而祭之義引莊二十五年傳者證有門之義但彼譏伐鼓用牲其大水祭門是也玄謂齋讀爲

質略有其割齊爲尊亦取齊者以其割齊爲尊亦取

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

蜃凡裸事用櫬凡醢事用散

注櫬當爲埋字之誤也故書蜃或爲

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櫬散皆器名立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蜃櫬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罍爲下蜃畫爲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櫬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釋曰鄭破裸爲埋者若裸則用櫬當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櫬尊故破從埋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山川司農云脩謨櫬散皆器名者先鄭從古云謨後鄭亦不從之矣立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者謂線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終禘故云始也云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有饋食始即特牲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爲吉祭不可與吉時同故略同大夫士禮

且案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裸爲始當在櫬人用彝今不用櫬在鬯人用卣尊故知略用饋食始也若然鄭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爾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二時之祭朞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鄭知脩蜃櫬散皆漆尊也者以稱散凡物無飾曰散直有漆明櫬蜃之等漆外別有節故知皆尊也鄭以脩從卣者詩與尚書及爾雅皆爲自脩字於尊義無所取故從卣也云卣中尊謂獻象之蜃者案下司尊彝職云春祠夏祔裸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饋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醉是尊者彝爲上罍爲下獻象之屬在其中故云中尊獻象之屬更云彝爲上罍爲下者欲推出卣爲中尊之意也云之屬者秋冬及追享朝享皆彝爲上罍爲下者尊壺尊之等在其中也

云蜃畫爲蜃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合漿尊之象者蚌

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爲蜃而尊名也云

概尊以朱帶者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

名櫬櫬者橫櫬之義故知落腹也云無飾曰散者以對櫬

蜃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云謚

事者即大宗伯云謚享祭四方百物者也

大喪之大

潤設斗共其鬯鬯

注斗所以沃尸也鬯尸以鬯酒使

釋曰鄭云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案肆師云大喪築鬻則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司農云釁讀爲微者以鬯釁尸故以微爲莊飾義也

凡王之賡事共其秬鬯

注給淬浴

釋曰鄭知王齊以鬯爲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

之物大喪以鬯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也

凡王

弔臨共介鬯

釋曰介副也王弔臨諸臣則有副使從行者天子所往停在諸侯之廟祝致辭告廟

介使則進此鬯於神前故云介鬯

注

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弊邑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

曰介玄謂曲禮曰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檀弓曰臨諸侯畇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會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釋曰云以尊適卑曰臨者欲解臨非如雜記云上客臨彼謂哭臨也此王弔諸侯諸臣故以以尊適卑解之引春秋者昭三年齊晏嬰辭引之者證以尊適卑稱臨之義司農云鬯香草者見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禮緯亦云鬯草生庭故知鬯香草也此直是秬鬯無香草故後鄭不從也云

主行弔喪被之故曰介者先鄭之意以介爲被似若春秋被練之義故云被之後鄭亦不從玄謂曲禮曰者下曲禮文云摯天子鬯者被摯下與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已下爲自此天子以鬯爲摯若卿羔之類但天子至尊不自執使介爲摯致之以禮於鬼神與者無正文蓋置於神前故云與以疑之云檀弓曰者此亦下曲禮文言檀弓者誤案彼

注云：畛致也。謂使祝告至于鬼神王至尊臣不名君，故云某父且字也。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

注云：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驛，陰祀用黝。

釋曰：

陽祀用驛，陰祀用黝者，牧人文彼。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鄭舉此二者，其望祀，各以其方色牲及四時迎氣，皆隨其方色亦辨其毛物可知也。

大祭祀夜嘯旦以昭

百官

興

注云：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

則呼旦也。漏刻，釋曰：漏未盡者，謂漏未盡三刻已前，仍爲夜

之義，具挈壺氏。

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

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

注云：象雞知時也。告其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

釋曰：引少牢曰者，謂祭前

毛詩

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者，謂次

比其日數時節由子，子則宗人也。宗人即告期，白上明

行事，其實祭期由宗人。

宗人請主人者，敬主人，若不敢

自由，然故譁之也。

案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

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也。

案齊詩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庭興居無節

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注云：挈壺氏掌漏刻者，彼不云雞人者，案挈壺氏云凡軍事懸壺無告期之

事，則天子備官挈壺直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

彼齊詩是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告期也。

凡祭小祀

面禳與賈共其雞牲

釋曰：云凡祭祀面禳者，祭祀謂

注云：費費廟之屬費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

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費讀爲微。

釋曰：鄭云：費費廟之屬者。

言之屬則費鼓費甲兵皆在其中。費廟以羊已下，雞記文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候禳，禳謂禳去惡祥也。

云農讀爲微者亦謂
以微爲飾治之義也

周禮疏卷第二十一



